

卷一百四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夷狄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內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四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既管仲五刑其被髮左衽衽衣矣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臣據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

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臣嘗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

聖祖之有功於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國之天也。我。

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闡中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夫自

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國之地。而鞞鞞又混華夏。至於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復歸於中國。治教於是乎大明。彝倫於是乎復古。臣恒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為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華夷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臣讀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天下中國君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切為天下臣民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漸以為千萬世之防也

聖子神孫其尚體

聖祖之心守

聖祖之法嚴封疆之守謹邊閭之任防微而杜漸內脩而外攘以弘大

聖祖之功於億萬斯年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焉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又曰詩魯頌閟曰戎狄是膺擊楚本舒近楚是懲

則莫我敢承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臣按閟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
三
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言，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繼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爾者，對祖之言，託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辭，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特未遠，其或他有所據歟。以春秋考之，荆者楚之本號，莊公十年始書荆，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

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之時歟。孟子前引此詩以闢陳相之悖師從夷，後引此詩以闢揚墨之無父無君。夫揚墨之無父無君，其流之弊焉耳。而夷狄則實無父無君者也。彼其無父無君，自在其域中，而出於吾之化外，吾亦末如之何也已。苟吾中國之人，所以自為者，其弊亦將如之。而吾中國之聖賢主中國之世道者，方且膺而擊之，不少假借。况真無父無君者哉。彼真無父無君者，以其教而為吾中國之人之師，使中國皆習無父無君之俗，以其政而為吾中

國之人之君使中國皆為無父無君之民世無
周公孟子則已如有周公孟子者出於其間其
膺之闢之臣知其汲汲焉不遺餘力矣先儒有
言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沒千載無真儒所
以明千載真儒之道而光復百世之善治者政
有待於今日之

聖明天子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

可與其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有
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
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
受其害也亦多矣彼恃其有勞於我邀求無已
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釁隙卒之為中
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百甚
者宗社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宋於女真鞏
鞞可鑒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戒哉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執方倒懸平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以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况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執若倒縣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為天下之執方倒縣莫之能解為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存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率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音伸可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
縣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
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不易後所流涕
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舉其衆以惟
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果何如也
未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母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
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
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
將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
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避居北垂寒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
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
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
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
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故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
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與縻同不絕使
曲曲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言二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鑒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厲之叙西戎周公之讓白雉

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然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真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

者之為乎。又曰：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灰毒胡可單也。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並神鄉，立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磨。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臣按：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內外，以為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一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魏初入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此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此識縣。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變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

勢也。今宜又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
戶為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諸
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
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
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
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
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
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
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
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於夷狄，
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
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
足哉。此等皆可申論，遣還其域，慰彼土思。惠此中
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
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
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

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
樂鬪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
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
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
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
弭之母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
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劉瑄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
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
使其黨詣業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
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
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
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
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
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為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為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其人雖老子長孫於華夏之地然猶群居類聚其衣服食用雖稍變於其舊然其桀鷔狠毒之心好鬪樂戰之習猶前日也習知中國之人其性柔而好逸貪生而畏死不耐苦而易飢故素輕之然所憚者朝廷之法度官府之約束故

猶不敢恣肆一遇朝政有缺任用匪人或民心之怨望或邊鄙之有警卽起而乘之黨類相扇而動千百成群遂成禍亂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戎狄之猛鷙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自是以後夷狄之禍此漢魏以前為甚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於盡有夷而無華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禍也我

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尚思履霜堅
冰之戒折其萌而謹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
蘖微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矣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
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
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
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
郎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
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
種類區分各有酋師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為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
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
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置
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三侯之
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
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
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為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
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
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
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

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羶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

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充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卽本部，署為君長。與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為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慮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蛇虺，必不生於

大學衍義補二百四十四卷 一十五
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生知者必有其地。是固
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
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會
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
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
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
致狼狽之歎由是以觀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
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
魏徵曰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
伊洛之間遂為檀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

然此豈但為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戒也
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
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
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
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
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
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
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
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
來皆生長中國其於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

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卽相呼而起以為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

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梯穉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實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

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棄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為中國禍害况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况又有已

驗之實效乎

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

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初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

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

薛登諫曰。戒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

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襲衣冠。築室

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往因入侍。並被獎遷。

官。戎秩步翼門。服改。羶纒。語集。楚夏。窺圖。史成。敗熟。

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患必在

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

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

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

長。積國。謂穹廬賢於城郭。羶纒美於章紱。既安所習。

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

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

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麩葉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為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

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為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為太宗處置突厥。乃為國家遠慮於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為一身之謀於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為人君者。可不謹於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請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執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

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方嘗無事之秋。聚君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

非惟無異言。亦無異意。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執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疆。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為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十虎之間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如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

而鷲挺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
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
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伐漢耳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
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
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
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
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下

衍義補第一百四十四終



